

楔子 一场麻木的笑话

一组照片。

第一张，灿烂的腊梅林。

十四岁的少女站在树下，鼻子和脸颊都被冻得红红的，粉红色大衣映衬着鹅黄色的腊梅花，眼眸中尽是羞涩，流转着欲语还休。

谢语清的指尖从照片上划过，划过少女的卷发、衣服和鞋子，最后回到少女的脸上。

情窦初开。

分明是酷冷至极至的冬天，为何这照片看起来却那般春意盎然？

第二张，奔腾而下的瀑布。

瀑布落入潭中，溅起水花无限。头扎马尾的少女挽着裤管站在竹筏上面，歪头一笑，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。

那么快乐。

那么张扬彻底、没心没肺地快乐着。

第三张，密林静幽。

斜晖脉脉的林间小路上，静静地停放着一辆单车。少女坐在梧桐树下，垂眼，表情无限温柔。她的膝上枕着一个人的脑袋，那人脸上盖了本书，似乎是睡着了。

好一派的安详温馨，透过相纸，扑面而来。

谢语清将相框盖倒。三张脸从她眼前消失了，仿佛岁月一去不回。

置身处，是个大书房。阳光从落地窗外照进来，整个房间被光线一分为二：阳光照到的地方，明净亮堂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，阴暗清冷。

而她，恰恰坐在交界处的沙发上，身子浸在阳光里，脸却隐没于阴影中。形体一如性格，切割成二。

“滴铃铃——”电话声大作。

她坐着，伸手接过来。

“清清，是妈妈。”电话那边停了一下，半响后又说，“东西收拾好了吗？该出门了。”她有些木然地点头，嗯了一声。

“临走前记得打电话跟叔叔伯伯他们道个别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三小时后机场见。”咯哒一声，电话挂断了。她听着话筒里的嘟嘟声，有些恍惚不知身在何处。

视线落到桌上最后一帧竖立着的相框上，照片里，是张忧郁的脸。

眼眸不再羞涩、不再温柔，也不再快乐。背景是人来人往的医院，那少女站在医院门口，凉凉一双眼睛，漠然地注视着这个

世界。

爱与哀愁，从来都是不可分离的连体儿。

青春那么残酷，在一瞬间便将她的世界彻底颠覆。十七年的岁月成了一场笑话，而笑话里的其他人依旧扮演着各自的角色，勤恳而麻木。

谢语清用手捂住脸，深深地埋下头去。

第一章 是这样的开始

秋季的校园里，梧桐叶红成了一片。几个学生趁机把画板搬了出来，将美丽风景细细勾勒。

铅笔平举到眼前正在估算尺度时，一道人影如幽灵般闯入视线之中。

长发，黑色连衣裙，素净的脸上表情凉凉的，仿佛遗世独立。

季悠然的手停住了，望着那个少女，如此强烈的对比色彩，实在让人很难忽视她的存在。

意识到他的注视，少女直直朝他走过来。

“请问——”声音清脆，像夜间自屋檐上滴落的雨珠，“法学系的新生该去哪报到？”

“你是新生？”季悠然微微惊讶，“新生9月中都已经全部军训完毕入学了，你现在才来？”

“你只需要告诉我去哪报到。”少女说着，眉眼间散发着一一种让人看不顺眼的高傲。

季悠然收起画板，“跟我走吧。”

身边几位同学愣愣地望着这一幕，有些不敢置信竟然有人敢

这样跟学长说话，尤其这个学长还是季悠然。

但季悠然很平静地在前带路，脸上没有丝毫不快，穿过大半个足球场，推开某幢教学楼的大门，一位教授正好抱着资料走出来，看见他便笑着说：“悠然，恭喜你啊。听说已经决定下来学校餐厅最后采用你的设计了。”

“谢谢教授。”

“好好干，前途无量！”教授赞叹着离去。季悠然回头，少女站在离他七步远的地方，听见他们的对话后眼中反而露出一丝嘲弄，虽然很不明显，但他就是看出来来了。

这个学妹很奇怪……

季悠然继续往里走，到二楼第四个房间时敲了敲门，门开后，好几个老师模样的人在那闲谈聊天。

“李老师，有个法学系的新生来报到。”他让开，露出静立在门口的黑裙少女。

年有四旬的胖妇人像想起什么似的，恍然大悟地说：“你就是那个什么谢……谢……”

“谢语清。”少女不冷不热地接口。

“哦对！谢语清！”胖妇人的神态完全走样，连忙放下杯子站起来，“你总算来了。校长亲自吩咐说让你住七号楼的201室，入学手续什么的谭夫人也已全部办妥，你只需在这里签个字就可以了。”

校长亲自关照的人？季悠然望向谢语清，难怪尽管穿着朴素得不能再朴素，依旧觉得她有种高不可攀的味道，原来真的来头很大。

谢语清接过胖妇人递过来的笔，在名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，她的字体很特殊，横笔向上倾斜，竖笔却极其端正笔直，由字见人，她的性格应该是非常刚烈的那种，还带了点游走边缘的叛逆。季悠然刚那么想，就听另一个老师问他：“悠然，看见你弟弟没有？”

“季洛这个时候应该在游泳馆。”季洛是他的弟弟，说起这个名字，可是 Q 大最最瞩目的焦点所在。

“看见他帮我带句话，就说老师很久没见他了，很想念他，请他有空来看看看望我老人家。”幽默的导师以另一种方式诠释某学生的长年缺课。

季悠然听了不禁莞尔：“好的，我会告诉他。”

那边谢语清拢了下头发说：“还有什么吗？”

“没了没了。”胖妇人接过名册，很是热心，“那我现在就带你去宿舍看看吧。”

“不用。我的行李在下午 4 点送到，有人会帮我布置妥当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中又露出嘲弄之色。看在季悠然眼中，更觉好奇。

走出教学楼大门时，外面的阳光让谢语清眯起了眼睛。仰首看天，由于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，使得天空看上去也灰蓝灰蓝的，郁郁的像是种错误。

她忽然回头，跟在她身后的季悠然不禁脚下一停。

漆黑双眸在他脸上转了一圈，扬起眉毛，“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晚来校的原因了？”未待他回答，她又说道：“因为我是编外的学生。没听明白？也就是说我不是考进来的。我高考

分数只有 437 分，却能和你们一样跻身这所一流学府，念最好的专业，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公平？”她笑，像在笑他也像在笑自己。

“有关于我的八卦新闻到此为止，还想知道什么的话自己慢慢挖掘。”她斜睨他一眼，转身离去。

季悠然就这样看着她渐行渐远，她的背挺得很直，明艳阳光照在她身上，就好像全被她的黑裙吸收了，难再明亮。那个背影令他想起蝴蝶梦里的管家丹佛丝——瘦、高、隐晦，以及秘密。

这个女孩身上有故事。他直觉地感觉到这一点。



谢语清的名字在三天后震撼了整所校园，却不是因为她的来头和身份，而是她干了件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情。

事情起源于备受瞩目的秋季辩论大赛，尽管所有参赛的队伍都在擦拳摩掌，准备大展手脚，然而人们心里有数，很有可能本次大赛又将成为某个家伙的个人表演。

这个家伙，就是让老师们又骄傲又头疼、令女生们又爱又恨、令男生们又崇拜又嫉妒的 Q 大第一问题学生——季洛。

因此当他最后懒洋洋地走进赛场时，观众席上顿时起了一阵骚动。他长得极帅，犹如日本漫画中的美少年，异常柔和的线条却硬是勾勒出深邃的轮廓和眉眼，唇角总是微微向上扬着，笑得又懒散又邪恶。

光是外形已经迷死一群 MM，更何况他还有个非常出色的头

脑，2000级法学系的他，向来被师生们公认为第一才子。美貌+才气+性格魅力，谁能逃过这样的诱惑？

铃声一响，辩论就进入白热化状态。学子们引经据典、唇枪舌剑无所不用其极，而季洛却是双手环胸气定神闲地听着，直到自由辩论环节进行到一半时，他才站起来，很简洁地问了几个问题，反方顿时如临大敌，拼命解答，于是他再问，反方再答，将对方层层套住。问一个问题，他自己先已经有答案，当反方一疏忽回答不出时，他就自己作答。如此一来，反方阵脚顿乱，而他反而愈加显得云淡风轻，好一招连环计。

看他辩论，犹如兵法家布局，场场不同，次次精彩，实在令人听得大喊过瘾。如众人预料的那样，这次辩论赛又成了季洛的独家秀，一时间，台上只看得见白衬衫蓝外套的他，再看不到其他人。

最后正方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，评委颁发最佳辩手奖时，一人突然自观众席上站起，在众目睽睽下走到季洛面前。

依旧是黑色长裙，在一片蓝白中尤显突兀，然而那目光炙热，盯着他，出奇的亮，直欲将灵魂燃烧。

“季洛，”她说，刚好对着话筒，声音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堂，“你有女朋友吗？”

众人顿时朝一个方向齐齐望去，她顺着视线回头，看见第一排观众席上坐了个女孩，俏丽的短发抢眼的五官，容貌不是一般的美丽。

她只看了一眼，便重新将目光对准季洛，非常坚定地说：“从现在开始她不是了，我叫谢语清，是你的新女朋友。”

四下顿时一片哗然，连颁奖的老师都一脸无措地站着，手里还握着那个奖杯，给也不是，不给也不是。

短发女孩从位置上跳了起来，就在那时，季洛勾动唇角，说了句更让人跌破眼镜的话：“荣幸之至。”

就这样，谢语清成了这一季的流言中心，也很戏剧性地成了Q大第一问题学生的新女朋友。



研究生楼 202 的房门被人自外打开，朱红色的休闲薄毛衣晃动着，走进收拾得整整齐齐纤尘不染的房间，一人正在电脑前全神贯注地画图。

季洛绕过他，径自躺到床上，双手枕脑望着天花板，若有所思。

意识到他的存在，季悠然放下鼠标回看了他一眼，“有事？”

“觉得有点没意思。”

季悠然哈地笑出来，“你也有无聊的一天？你有多久没上课了？”

“国际法的老头很啰嗦，不想听他浪费时间。”

“你自己有分寸就好。”季悠然回头，继续对付他的图。

“学校餐厅已经决定采用你的设计了？”

“嗯，不过有几个细节还要修改。找我有何事？”两兄弟感情虽好，但这个弟弟很少粘着他，像今天这样神思恍惚，真有

些不对劲。

“你没看出来吗？”季洛指指自己的左脸，“我被梓彤打了一耳光。”

“看来她下手并不算重，你英俊的容貌还得以保全。”

“为什么每个和我分手了的女朋友都恨我恨得要死？”他真是想不明白，这个时代都提倡好聚好散，可他的每段感情通常都会换来一巴掌收尾。

“因为你活该。这次又是为什么分手？”

季洛的眼睛亮了起来，“有个很有趣的女孩当众向我表白。”

“于是你为了不让这个有趣的女孩尴尬，所以选择让你的现任女友受伤？”一针见血。季悠然经常想，如果季洛不是他弟弟，他可能看都不会多看一眼这种男生。

没错，他的确才华横溢，英俊迷人，但另一方面被人宠得无法无天，肆意妄为，说得好听点叫有性格，说得难听点就是不负责任。

不过这个时代崇尚另类，就像飞蛾扑火一般，爱上他的出色也必将接受他的堕落，女生们纷纷趋之若鹜。

“她身上有吸引我的气质。”

“这似乎是你每一任女友的特征。”

季洛瞪眼，“真见鬼，明明知道你会不断地打击我，我为什么还要跑你这来把心事说给你听？”

“也许只不过是因你你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会打击你。”季悠然干脆站起来走到床边，很温和地看着他，柔声说，

“你心里其实很难过吧？因为伤害了梓彤而觉得不安，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不能为她改变，所以很矛盾，希望有人能为你解开这个心结。”

季洛苦笑，“毕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，你真了解我。”

“那么，和梓彤分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别告诉我是因为那个有趣的女生，她只是恰逢其时的某个借口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应该去读心理学，而不是建筑。”季洛撩了一下额际的头发，目光变得沉静而悠远，“她把我的感情变成了责任，这让我觉得很沉重。”

“比如？”

“她讨厌某个人时，就会要求我也讨厌，如果我和对方说几句话，她就生气，半天不理我。因为她觉得，当我与人起冲突时，她会全力不问对错地维护我，所以我也应该同样地对她。然而，我非常不喜欢不问事由莫名其妙地去讨厌我不讨厌的人。”

“即使那些人得罪过或伤害过你的女朋友，你都不会因此而讨厌他们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季悠然笑笑，“没什么，也许只不过是因为你爱得还不够多吧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季洛望着天花板，再度陷入沉思。其实他很喜欢夏梓彤，她是她这些年来交往过的女孩中最欣赏的一个，她聪明，有才华，漂亮，性格开朗，为人热情，又有那么一点点的淘气。惟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是非观，她认为对她好的就是好

人，对她不好的就是坏人，看人处事永远感性大于理性。这种性格一方面很迷人，让她维护的人备受感动，但另一方面，看在理智的他眼中，便成了缺陷。

也许，真的是爱得不够多吧……所以厌倦了，借着那个女孩的大胆表白与她分手。

“她呢？你的这任新女朋友又是个怎样的女孩？你确信她不会是第二个梓彤？”

“但凡见过她的人，都绝对不会认为她们有任何相像的地方。

“这么肯定？”

“是。”季洛从床上跳起来，拐住哥哥的脖子说，“饿了，一起去吃饭？”

“你应该有比我更好的选择。”季悠然很含蓄地提醒他有女友。

季洛却回答：“她对我来说和个陌生人没什么两样，暂时，我只想跟和我相处了二十年的老选择一起吃饭。”说着硬是把他拖了出去，快快乐乐地走出研究生宿舍楼。

刚走到门口，季洛的脚步就停住了。

不远处的林荫小道上，一人负手而立，静静地望着这边。

咦，谢语清！她在这干什么？

季洛拐着哥哥脖子的手放了下去，唇角泛起一丝笑容说：“对不起了老哥，为了让新选择变熟悉，我决定放弃我的老选择。

季悠然顿时一惊：“你是说——她就是……”

“没错，她就是我的新女朋友。”季洛小跑着走了过去，停在谢语清面前，“嗨，在干吗？”

“等你。”

这个答案令他的虚荣心大大满足，于是眉开眼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我哥这？”

“他是你哥哥？”谢语清的目光落到季悠然身上，没什么特别的表情，似乎那天的事情根本没发生过一样。

“是啊。来，介绍你们认识。”季洛说着，伸出手扬了扬眉。果然，他的新女友很合作地把手交给他。两人手牵手走到季悠然面前。

“这是我哥季悠然，建筑系的研究生，这是谢语清，这届法学系的新学妹。”

既然她装作不认识他，季悠然也懒得揭穿，当下点头道：“你好。”

“不，我不好。”谢语清再次语出惊人，季悠然不禁一怔，而季洛却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事情到这份上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问下去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发现我好像得罪了男友的哥哥，所以觉得有点不安。”她虽然这样说，但脸上半点不安的样子都没有。

“然后？”

“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点信心？”

“比如？”

谢语清挽住季洛的胳膊，一眨不眨地盯着季悠然说：“祝福。”

这个女孩很特别，也很聪明，她懂得如何把握机会。虽然目前他仍是看不出有任何她喜欢季洛的痕迹，但她很明显已经开始在稳固自己的女友地位，比如——取得对方哥哥的认同。

只是这样咄咄逼人的方式，换了一般人还真是招架不住。

季悠然微微一笑，“放心，真爱绝对长存。”说完转身进楼。

他在暗示这不是一次真爱？谢语清转眸，对上季洛的眼睛，季洛的眼里有淡淡的笑意，还有些玩味，像个孩子看着一样新玩具，谁也无法保证那个孩子的兴趣和喜欢会保持多久。这样的爱情，既脆弱，又危险。

然而，她就喜欢这样的挑战。这只是一场游戏，而所谓的游戏，不过是种掠夺。

于是谢语清回予季洛同样飘忽的笑意，说道：“一起去玩旱冰壶？”

季洛眼睛一亮，微微惊讶，“你会？”

“你会。”

他轻眯起眼睛，笑意加深，“我会的很多。”

“可是能陪你的人却很少。”

的确，他对攀岩、击剑、室内模拟射击、蹦极等时尚运动都极为热衷，然而，这些运动就大学生而言喜好者仍属少数，一来消费太高，二来学业繁忙，三来体力不支。种种原因，造成他出去玩时只能形单影只。季洛听到这里，扬眉说：“我的女朋友们都对此表示很反感。”

谢语清说：“第一，是你的‘以前的，女朋友们：第一，恭

喜欢你，你终于碰到一个不反感的；第三，这个女朋友不但不反感，而且能够和你一起玩。”

见他怔住，她学他的样子扬了扬眉，“不相信？”

季洛长吁口气：“我好像无意中得到了一件宝贝。”

这次谢语清不再答话，拉着他的手离开。



两人的背影渐行渐远，落在另一人的眼中，成了讽刺与残忍。

202的房门再次被人敲响，季悠然放下鼠标去开门，边走边说：“怎么，忘了拿什么东西吗？”见到来人时微微一怔，“梓彤？”

门外的少女正是活宝弟弟的下堂女友，2000级英语系系花夏梓彤。

“可以谈谈吗？”她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，周身充盈着一股不稳定的气息。

季悠然让开了门，“请进。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”

“我……”夏梓彤欲言又止，几番踌躇，最后一跺脚说，“算了，我没什么要问的，打搅了！”转身就想匆匆离去。

“如果你是想问我关于季洛的一些事情，我想我能帮得上忙。”一句话，很奏效地让她止住了脚步。

季悠然走到饮水机旁倒了杯热水，递到她面前，夏梓彤咬了咬唇，接下了。

“我要说的只有三点：一，他喜欢自由；二，他并非薄情之人；三，他的脾气真不算太好。”

夏梓彤抬起头，颇觉惊讶，他怎么会知道她想问什么呢？季悠然，季洛的哥哥，虽然被老师们一致认为是最有前途的建筑系学生，但他为人很低调，通常都是好一阵子沉寂以后，忽然传出他的某个设计又得到某某认可的新闻，然后又继续沉寂。因此，在校园里风评虽好，但并不瞩目，尤其是他还有那么一个灿烂得堪比阳光的弟弟。但是此时此刻，站在她面前的这个青年，有着一双平静祥和的眼睛，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同时又会震惊于其内蕴藏的睿智。也许，来找他，真是找对人了……

她的目光开始变得很苦很苦，溢满疲惫。

“其实，我也觉得累了……”她开口，慢慢在椅子上坐了下去，“这段感情走到这一步，像滚雪球一样，已经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重，压得两个人都喘不过气来。我爱季洛，我用整个身心在爱他，可是，他依旧在游离，像阵风一样，怎么抓也抓不住。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不安全，很空虚，于是就更想抓住，但就因为这样，反而令我失去了他……”

夏梓彤一只手捂住脸，另一只手里的水杯颤抖着，八分满的水在里面摇晃不定。季悠然心里暗暗叹了口气，将她手中的杯子拿走，“你的希望是什么？”

“你和他一起长大，应该比任何人都了解他，那么，请你告诉我，他是那种会后悔的人吗？”

季悠然沉默了片刻，回答：“我记得小时候，妈妈曾给我们两只苹果，一只很大，但小的那只更红些。我让季洛先挑，他选

了小的。”

夏梓彤听得非常认真。

“但结果是，红苹果却不甜，季洛咬了一口后就扔给小狗吃了。我提议将我的苹果分一半给他，他拒绝，说：‘每个人都需要为他的选择付出代价。’那时候，他才五岁。”

“你在暗示我，他不是个会挽救感情的人？”

“应该这么说，当他知道自己做错一件事时，他选择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，而不是尽力去弥补这次的错失。”季悠然温和地望着她，淡淡地说，“所以，想开些。”

他在暗示她放手，连他也这样对她说……夏梓彤垂下头，低声喃喃：“我的姐妹们都叫我死心，都说这种烂人有什么好牵挂的，他太自私了，从来只想到我让他有多么多么累，却不曾为我考虑半分。可是…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么舍不得，一想到失去他我就觉得自己失去了整个世界！我完了，季学长，我完了……”

“你没有完。”季悠然半蹲下身，平视着她的眼睛，柔声说，“去背负别人的快乐，或者让别人来背负你的快乐，都是不明智的。你的世界不应该只有爱情，也不应该只有季洛。”

“可以吗？可以做到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？”夏梓彤苦笑着摇头，“要那样就不是爱情了。我承认我是个傻瓜。”

“你可以不当傻瓜。”

“不！我愿意当傻瓜，如果季洛肯回头，我愿意当那个傻瓜！”她说，紧紧抓住了季悠然的手，像个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